

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李旭东

七七事变的炮声，震动了全国，抗日救亡的声浪，传遍了城乡。日寇沿津浦铁路南侵，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军政人员携眷南逃。鲁西北国民党各县县长也闻风抢渡黄河。时局动乱，不堪言状。独聊城专员范筑先守土抗战，屹立未动，堪称鲁西北抗日领袖。

（一）宣传抗日，发展壮大党组织

阳谷县国民党县长杨霁峰也渡黄河逃跑，此时我在范县城内第一小学教课。范县的国民党县长也过河逃避。当时我想家在阳谷不能跟他们跑，就回家来了。不意碰到了赵风生同志，他一见我就问道：“你回来了，时局动荡如此，你准备怎么办呢？”我说：“愿听你的意见。”于是他谈了抗日救亡的道理。我同意他的主张。就与其组织教育界救国会，把未逃的教员集合在阳谷县城开了个会，打起了红绿小旗，到城乡集市上宣传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的必要性。我在县城内宣讲，集上不少人来听，奇怪的是我讲完后竟有人留下不走，并向我问三问四，于是我就进而与之深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揭穿国民党腐败不堪，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卖国

罪恶，在华北敌后抗战的将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军队和爱国的劳动人民，逐步解答其疑团。后来，每集必讲，注意到上集来听的又来听讲。我空间问其姓名住址，记起来，以便接识再谈。后与风生同志回报了相识群众，他与我意见相同。后来赵风生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让我介绍够条件的人参加党。后来介绍位楼的位法祥、王宝玉庄的王文胜入党。就这样我光荣的加入共产党，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就展现在我的眼前。

从此我就边宣传，边发展党员，来壮大党的组织。是年冬，党叫我抓武装，我便到郭安仁民团中去。经过交谈，郭同意抗日并愿意追随范筑先，我答应给他请委任状，不久阳谷抗日政权建立，任命他为县游击总队第二大队长。

（二）抗日大旗插上了狮子楼

一九三七年冬，范筑先在聊城竖起来抗日大旗，继而各县（包括阳谷）都派了县长，及聊城政治部驻县办事处（简称政训处）主任。阳谷县长是徐茂里，政训处主任是徐明和黄主一。寿张县县长是管大同，政训处主任是王幼平，阳谷县武装以宋丽泉为游击总队队长，兼第一大队长，郭安仁为第二大队长，岳舜卿为第三大队长，以下设中队，第四中队长是熊义伍同志（即张介民，文化革命期间是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当时我曾任第四中队政治指导员。

此队枪枝原系国民党警察局的武装，是照原警察队名单征集而来的，当时我还是政训处政治服务员，既归党又归政训处领导。在第四中队和队长熊义伍同志共同研究政治工作，队长将二位分队长召集来，谈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又提出为抗日救国与分队长高、赵二同志共结金兰同盟之好，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赞成，即结为同盟兄弟，为抗日共把战士团结好。熊队长最后提出，他无家口负担，将每月工资献出来，分给有困难的战士。我也响应队长的办法，将工资献给战士们了。

我提出政治工作意见给队长，分队长同意就开始给战士们上政治课，还请熊队长给讲游击战术，随后我便把学会的汉语拼音新文字教给战士，还教瓦解日军口号“瓦打古希达西 瓦河里西马神”（交枪不杀），当时战士都学会呼这个口号，这是跟留日学生学习的。

（三）布永言偷破阳谷城，四中队被缴械

一九三八年古历二月二日夜，布永言率土匪夜攻县城。午夜之后，我四中队北门岗哨报告说土匪破城而入，县武装和县政府都出东门而走了，只有北街所驻临清客军未动。熊队长闻讯即传命整队北门集合，并派人与临清驻军联系。至北门熊队长和我分别去北门东西两边城上侦察，两边都发现土匪，我问口令，对面答“老叶的人”，方知是叶士其的人。临清驻军要退出城去，我中队无战斗力，提出先出北门，他们后出，于是都出城了。我中队出城后，撤至城角孟村，拂晓又转

移到八里营。我队缺乏弹药，熊队长要我去焦海村找范筑先司令部取弹药，即同两个战士执行任务去了。到了司令部问留守人员，告知司令不在，军需也不在，子弹没有。说话间已至中午，找村长吃饭毕，问子弹仍无下落，无奈只得往回走。至八里营防地不见我中队人，问百姓说转移柴庄了，我三人向柴庄的路上走，在途中听到枪声响的紧，象是在柴庄，走稍近望见一队人，向我们方向来，战士说是我们中队人，又详看还有三付担架，走对头，果是我中队。熊队长一见我们就痛哭着诉说战斗情况，全部为匪缴械，并牺牲三同志，岳舜卿被俘，我不免悲泣失声，战士无不流泪。怎么办？经议论后，决定向三教寺乡去，路经周庄，想暂进去，可是该民团紧闭寨门不让进，又转至三教寺村去找侯乡长，侯让我们去他家庙院中歇息。天色已晚，乡长备晚饭吃。饭毕，熊队长说开个追悼会，大家集合悼念三烈士，乞乡长给置办三口棺木，盛殓烈士，又派人去烈士家送信，分队长赵才贵是城内北街人，段瑞生家是城内西街人，不能进城送信，只有邓烈士是范县人，就派人去范县送信去了。熊队长说凡是家不远的能回家的可以暂时回家，免得家人悬念，城内人和不能回家的跟我去焦海找领导汇报情况去。当夜我也与熊义伍同志分别了。

四中队被缴械，三大队长岳舜卿被俘去，熊队长为何没被俘？

战士说，土匪问谁是队长，都说队长不在，因而熊队长幸免。这表
明了我中队官兵一致情感融洽，团结的好，也是熊队长对战士亲如
家人，领导有方，表现了我军的优良传统。

（四）收编布永言，县长易人

范司令调支队围城，派员去说服布永言受编，结果收编为十九
支队，不日就调去抗日前线了。

我党刚建立仅仅三月的政权失掉了，徐茂里县长另有任用。范
筑先委任张维庠为阳谷县长，据说此人无党派，任职后，将抗日游
击总队缩编为县保安大队，只有黄主一（黄居义）为主的政训处保
留下来。自此游击总队中队同政权中我党骨干又重新回到各个党的
组织中去发展党员和作群众工作了。我原是政训处的政治服务员，
因而也留下来，具体作青年救国团的工作，也还要做党的工作，
城关青年吸收为青救团员，也有参加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
在发展党员中曾介绍北街吕绍尹、北关杨少彦、张新吾、南街梁干
卿等入党。后来也有乡镇找我报名加入民先的。

（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战与我争夺青年

张维庠为县长时，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人物刘建高、熊记明、张
大成、翟仲范等乘机从外地归来，破坏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
们提出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

介石），就是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存在，不容许人民抗日政府存在，不容许人民领袖领导人民抗日。他们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法西斯专政独裁；他们不承认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抗战建国纲领来对抗；他们不承认国共合作，要把共产党吞没，借日寇武力消灭共产党；他们不顾人民死活，一味卖国求荣。

此时成立了中共阳谷县工委，申云浦为书记，赵风生为副书记，王伯瑾为组织部长，姚秀文为宣传部长，王筱湖为统战兼武装部长。

国民党反动派刘建高成立了反动的动员委员会，与政训处搞对立，企图破坏和搞掉政训处。每次动委会开会，黄主一主任都参加，但每次会议必有斗争，有时激烈地吵起来。每次会什么决议也没有，动委会应吸收群众代表参加，他不让参加会议。他们成立抗战青年团与我青年救国团搞对立。刘建高曾找我谈，让我参加抗青团，意即取消青救团，想把青年都吸收在他抗青团中去，准备搞青一色的三青团，我看透了他的阴谋，就严词拒绝了，他想利用抗青团为其御用工具与我争夺青年，结果阴谋破产。当时阳谷许多青年虽也参加抗青团，但由于我党县工委书记的领导，揭穿了其诡计，又有抗日救国的主张正确、英明，不少抗青团的青年离开了他们，来我处报名参加民先组织，如姚德盈、张治华等，就连抗青团团长周稚昌也来政训处找黄主一交谈，表示愿意加入民先。除三青团头头徐学黄

外，很少人听他的了。当然也有官迷心窍财迷的，上当受骗不过是极个别人物。

（六）抗日救国，听从党指挥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范筑先率队打濮县的日本鬼子，七里堂战斗赶走日寇，党派我作临时战地工作，胜利回来又令我去河北省南宫参观学习八路军，听了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报告和宋任穷政委的讲话，学习了抗战形势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以及游击战争等内容，启发并鼓舞了我，对抗日救国信心倍增，决心更大了。参战学习结束又回到了阳谷政训处，见了黄主一和赵风生同志，他们仍让我继续搞青年工作兼保安一连政治工作，并监督郭安仁的活动。

我在一连深入到班，团结战士，认识了王广福，是贫农，张万胜是南街小知识分子，看到他们的思想作风很好，介绍他们入了党。了解到郭安仁是与土匪勾结绑票说项的财迷官迷人物，预料其前途必无善果，是个不可救药的人。赵风生说，郭安仁的工作不好做，放弃了吧。于是我离开了保安一连，又回到青救团来，把青年工作基本开展起来。赵风生同志担任了工委副书记，工作多，忙不过来，就把城关区委书记的工作全部委托给我，于是风生同志和我在城关召开城里党支部党员会，风生同志又明确城关支部仍由孟广生同志负责，兼党的联络员，在张楼、岳海建立支部，以罗福杰为支部书

记，在位楼、王宝玉建立支部，以王文胜为支部书记。

（七）刘清泉围攻县城

反动会道门头子刘清泉在其后台沈鸿烈、李树春的支持下，竟率领其门徒围攻阳谷县城，县长张维庠令县保安大队守城，又请邻县所驻支队增援。当保安一连守北门时，我也随一连去北门观阵，亲眼看到刘清泉手持大刀片，光着脊梁在叫骂，并且在北门外护城河桥头一座石碑上磨刀，猛听一声“打”，一连贾班长开枪射击，一发即中，刘清泉即刻倒地，马上死去。其门徒回头就跑，接着援军支队尾追前进，枪声、追杀声逐渐由近而远，会道门徒溃散而逃，向东北方向去了。城里人们议论着：“灾难走了，不然打进城来，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子呢！”

前此，阳谷政训处已撤离，政训处的同志们已去冠县一带筑先纵队工作去了。我离开保安一连，段延禧接任政指工作，因三连余文伟同志调离，党又叫我去接任其政指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保安三连有党的工作，如党员武子升同志任该连文书，肖学冉、冯德华、许子新等任排长，而且又系原特务大队合并来的，基础较好，所以又叫我退出来，不仅负责城关区委，还把城东徐庄徐亚洲所管党关系，以及城南和寿张城附近党关系都交给了我，因而我仍以邮局信差为掩护，搞起党的关系工作了。

（八）在欢迎美国朋友卡尔逊的大会上

一九三八年七月间，美国海军少校卡尔逊专程来聊城参观访问，也曾来阳谷参观访问。当时县城组织了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在黄主一主任布置下，动员了全城青年男女，排队进入会场，旗帜招展，还有标语，分中文、英文两种文字书写。口号每队都有带队人领呼。标语有我们的，也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政训处书写的多是各党派联合抗日、国共合作等口号，会场上唱的抗日救亡歌曲，特别其中有国共合作一曲：“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那时中共山东省委派来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也分到阳谷来了不少，他们都是善于和国民党作斗争的经验丰富的同志。会场接受他们的抗日主张，大部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在会场上所呼口号，非常新鲜实际，每一声都在午台上空震荡回旋，场面辉煌，热情洋溢的口号动人心弦，令人兴奋。而国民党反动派布置非常单调，只是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当成标语贴在墙上，使人一见就呕吐恶心，是人们司空见惯和听惯的腐败语言。在会场午台上的是县政领导人，政训处黄主一主任，还有刘建高这个反动家伙，当时陪同卡尔逊来的几位聊城司令部、政治部的人。在讲话中除了陪同的人作介绍，县政领导人略致欢迎词外，黄主任也发了言，表示欢迎。刘建高也恬

不知耻、有气无力的讲了话。在黄主任讲话中，呼口号的群众热情很高，因为讲话词汇丰富，语言高亢而热情，很得人心。刘建高语言多是腐朽的一党专政言词，陈词滥调，不受群众欢迎，他没讲几句就滚下台去了。特别卡尔逊的表情，在听别人致欢迎词，表示恭而详听。在刘建高讲时，犹如听而未闻。（当时我想这是翻译人员的问题，译者定是进步人物。）自此以后，刘建高一手包办的抗青团的青年陆续退走，各奔前程了。在这个大会上，争取青年抗日的作用是积极的。

（九）谷山游击队、县抗日政府先后诞生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陷，“良心抗战”的范筑先将军殉国实为国民党CC分子王金祥出卖陷害的。范筑先将军殉国后，王金祥接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委任为聊城专员，继续为非作歹。范老将军所收编的土匪支队，也先后投敌。鲁西北各县军政人员，除进步人士外也有投敌的。阳谷县长吕仁道从遭日寇袭击，生活受不了艰苦，就与我县进步人士商议，想把保安队枪枝插起来，李鸣陆等人同意了，共产党员武子升就帮助储存起来。保安队解散后，吕仁道就离开阳谷不知去向了。俟后武子升、岳舜卿、李鸣陆等同志又向中共县工委建议起出枪枝来成立游击队。县委同意，就成立了谷山游击队，由岳舜卿任队长。全党又动员人民枪枝

扩大谷山游击队，为建立县抗日政府作准备。一九三九年九月间，在东进纵队的支援下，给了一位民运干事齐南峰同志，于是阳谷抗日县政府诞生了，在刘楼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进步人士和各乡镇代表都来参加欢庆齐南峰同志为县长。于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实现了。

（十）中共阳谷县抗日政权与敌伪顽军政的斗争

我在阳谷城关区委领导组织党支部的活动中同时还兼作情报工作。后来赵风生同志告诉我：“县委需要你去宣传部负责工作，同时县长齐南峰同志缺少秘书也需你帮助工作，城关区委和城中情报工作另选别人，你可做准备。”我当时是借邮政局信差工作为掩护做情报工作，我父亲是邮局信差，因病叫我代他工作。为了党的任务，我动员父亲退休，不干邮政信差了。这个工作办妥，我就交代了城关区委党组织的工作，到县里工作去了。在县委宣传部和县政府的两大任务中大约兼职工作五个多月。宣传部长由段斌三接任，县府秘书由李鸣陆接任。县工委派我组织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工作，任主任委员，主要任务是动员人民参军参战工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春。在这期间，阳谷城里成立了汉奸组织，由刘学来、王吉三等成立了“维持会”，为日寇服务。把从城里搬出到农村去的市民动员回家，接着日寇委任董政华为汉奸县长，来统治城

乡人民。阳谷城西北一带也出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县长朱之梅，运河两岸顽军石友三又派了石军团的县长陈庆元，敌伪顽都建立县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搜刮民财，奸淫烧杀。我抗日军政领导机关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与敌伪顽军坚持斗争是较为长期的。论武器，敌伪顽军都比我们强，论群众，除了在敌伪顽军眼皮底下以外，所有人民群众都是我们的。军民团结，政民一体，志在抗日保家。石军团在我抗日根据地，枪杀我党政干部李洪甲等同志和无辜的抗日救国人民，激起抗日军民极大的愤慨。后来八路军来阳谷把石军团赶走，接着瓦解了陈庆元的部下，使其无立足之地，自此运河两岸顽军消声敛迹了。

我抗日三区，在老党员、老区长王毅湖领导下，在聊城——阳谷公路坚持对敌斗争，并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伪县长朱之梅进行斗争。这样，对运河两岸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在运河两岸有一支徐翼同志领导的东进纵队第四大队在与敌伪周旋，对巩固阳谷县抗日地方军政机关和稳定人民的生产生活起了一定的主导援助作用。四大队的指战员大多数是家在运河两岸的，是北与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联络，西南与大军区联络的一支劲队，聊城、东阿、阳谷等抗日根据地在自己武装刚建起不够巩固和扩大的时候，就一直依靠这支地方性的八路军。

阳谷县抗日武装在县政权建立后逐步扩大了，各区政权建立后，区武装也建立起来。

阳谷城里敌伪政权建立后，其各伪区政权、伪军也相继建立起来。我抗日军民与敌伪斗争也就越来越尖锐化了。如三区王筱湖同志与敌斗争激化日烈，敌人就剿其家，烧其房屋。捕捉抗日干部战士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不少抗日家属也不得不逃出故乡，投奔抗日根据地来。

一九八二年十月